

《文津学志》编辑札记三则

鲍国强^{*}

一、“通字亦为字不成”是什么意思？

我若问你：“‘通字亦为字不成’是什么意思？”估计你答不上来。

我再告诉你多一点：“这话是劳健在北宋刻本《文选》跋文里说的。其前还有‘宋讳缺笔至禎字止’半句。”你大概会知道，这估计与“通”字的避讳有关，然这个“通”字避讳的具体情形，即“通”字在北宋刻本《文选》里怎么避讳的，到底是缺笔还是由别的字替代，还是不甚了了。

我的这个疑问是看了刘明兄稿件《从行款版式及字体谈两宋时期的《文选》版本——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核心的考察》产生的。

遂查阅相关资料：

刘明兄在以前写的《善本书志两种》(<http://www.nlc.gov.cn/newhxjy/wjsy/zg/zgdq/201104/P020110427447587456544.pdf>)中引：

劳健跋：“……知此书乃天圣明道间所刻，与上虞罗氏所引日本高崎藏北宋本《齐民要术》字体绝相似，彼书通字亦缺末笔，或同时同地所刻亦未可知也。”

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著录此本，然非此帙，云：“宋讳避至恒字，遇通字缺笔，是避宋真宗刘后父名。”

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此帙云：“卷中通字缺笔，世称天圣明道本，内阁大库出三十余卷，为周叔弢收得。

看到这里，大概情形是有了：“通”字的避讳是缺笔，即缺末笔。

日前，路遇刘明兄提及此事。那天中午，他叫上我和有庆兄一起去普通古籍阅览室翻阅了《中华再造善本》中的北宋本《文选》。果然，书中“通”字是缺末笔，即“通”字最后一笔“走之”偏旁的一捺没有刻出来；劳健的跋文也确是这么写的。

其实“通”字缺末笔，在需要避讳的古代也不是特罕见的事，直接写明“通字缺末笔”即可，简易明白，劳先生为什么要写成“通字亦为字不成”呢，让人疑窦顿生。遍查手头文献，再也没有见到其他“某字为字不成”的说法。

^{*} 鲍国强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。

有心人不妨继续深究一下。

记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晚

二、“估”字的去留

众所周知，《文津学志》是繁体字排版，本也习以为常。我在编辑第五辑时看到刘鹏兄的《〈古今典籍聚散考〉求瑕》一文，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：他校订的对象是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简体字版（2010 年 4 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《中国传统：经典与解释》丛书本）问题。若校订对象写成繁体字就不是原书情形，也会让人不知所云。所以初稿中涉及校订对象，时而简体，时而繁体，不统一。电话商议之后，确定凡属校订对象一律简化字，其他概为繁体。此文的有意思之处还在下面：

374 页引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“盖闽估专以货利为计，但遇各省所刻好书，闻价高，即便翻刊。”“闽估”中“估”字衍。

“估”字，古代文献中第一义为“物价”；第二义通“贾”，商人；第三义估量价值或数量。似乎取其第二义理解为“福建书商”其义倒十分通顺。

遂致函刘鹏兄：

刘鹏：

您好！

您的稿件中有一段话如下：

（30）374 页引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“盖闽估专以货利为计，但遇各省所刻好书，闻价高，即便翻刊。”“闽估”中“估”字衍。

说“估”字衍，是不是有原始的确凿的书证？

因为有“估”字倒通，即指“书商”；没了这个字，整句略显勉强了。

专询。盼复。

鲍国强敬上

不久，刘鹏兄复函：

鲍老师：

您信中提到的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衍文问题，经查明刻本，与点校本相同，均无“估”字，所以“闽估”虽文义更胜，却当非原文。

敬颂

编祺

刘鹏上

且嘱此条注文“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四十五‘书册’条。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 年，478 页。”改为“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四十五‘书册’条。明刻本及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（478 页）均无‘估’字。”

疑惑虽解，稿件已改，然心中不适犹存，可能毛病出在明代郎瑛老先生或《七修类稿》明刻本身上。

记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晚

三、遍数茱萸少一人

到昨天下午两点半，我把第五辑《文津学志》稿件及相关文件整理好，请金靖刻了个光盘，去出版社将光盘交给责编耿素丽老师。在古籍馆内外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，今年《文津学志》的主要编辑任务算是完成了，只是以后还有校对清样的事情。略为安静后，细数心情，猛然发现心底还飘浮着几片忧伤的思絮。

噢，是了，原因出在第五辑中《支遁作品目录及内容考辨》一文上面。

此文是去年 11 月 23 日天津图书馆国庆兄转交给我的。作者叫戴丽琴。

国庆兄函主要内容：

“南开大学博士后戴丽琴女士撰写了一篇古籍版本论文，是关于东晋名僧支遁的作品及其版本考证方面的，言之有物。同时，支遁又是浙江人士。基于这种考虑，认为推荐给兄比较合适。”

当时我即给国庆兄复函，并在初审稿件后给戴女士去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天图李主任把您的大作《支遁作品目录及内容考辨》荐至我处了，我看了觉得不错，但其中文稿格式与我们要求的（繁体及文末注等）不一致，还要请您改动一下再发送给我。”

给戴女士的信发出刚过 1 秒钟，即收到国庆兄来信：

“很令人伤感，丽琴女士英年早世，因突发疾病刚刚去世，悲哉！”

真是令人十分震惊的噩耗！

我即给国庆兄复函：

“首先我对戴女士的英年早逝表示十分沉痛的哀悼！

真是极其凑巧，在收到您的信之前一秒钟我发出了给戴女士的函件，但愿能够追上她的在天英灵，让她能够看到我的去信！”

后来，戴女士稿件的文本格式是请她生前至友、硕博时同门、江西省南昌市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彭树欣老师解决的。

我则在编发戴女士遗作《支遁作品目录及内容考辨》文末沉痛地写了以下一行文字：

“本专刊收到此稿后，惊悉戴丽琴女士 2011 年 10 月 26 日病逝于南开大学，特表悼念！”

记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中午